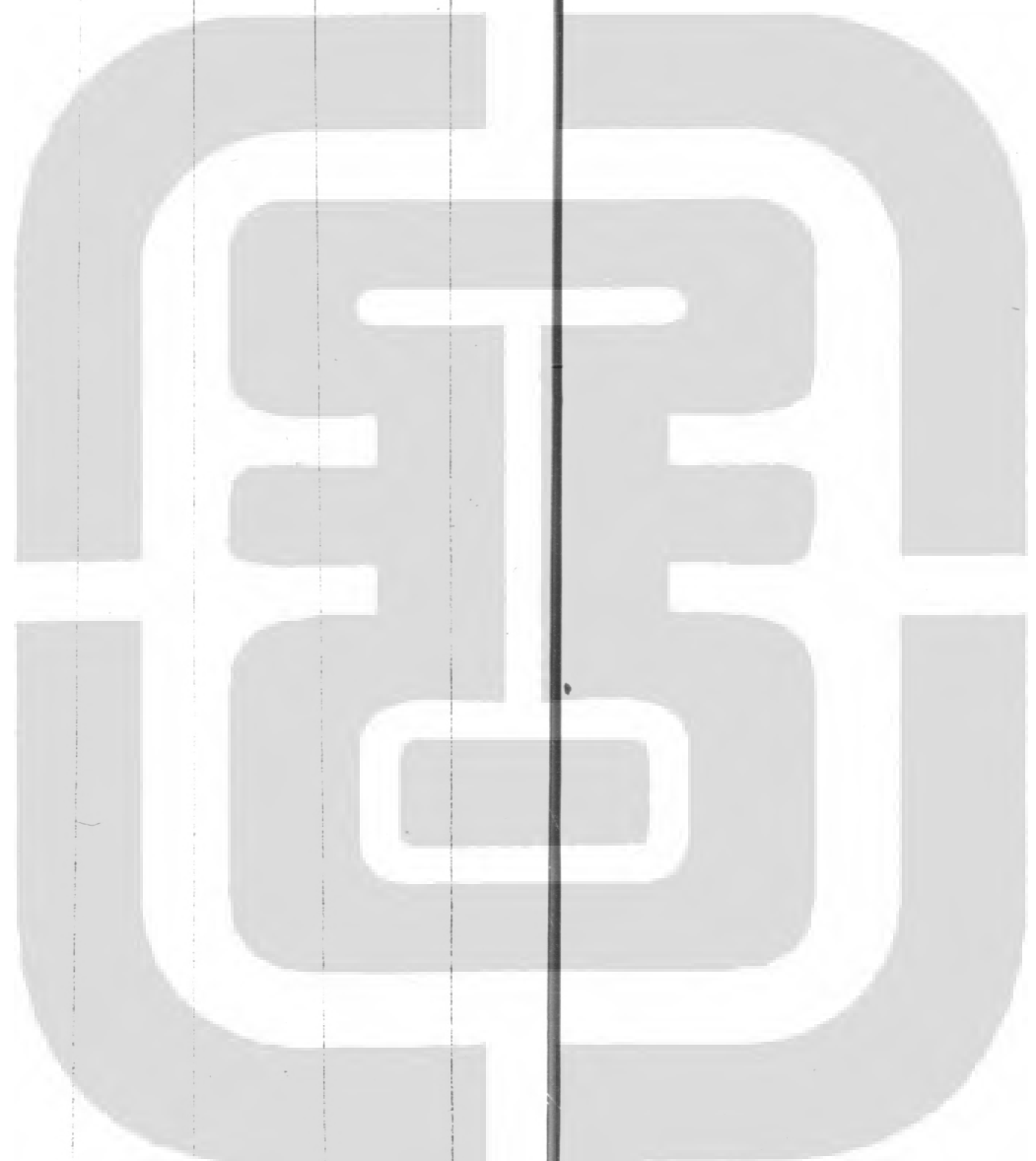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P1





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
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
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
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
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
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
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
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二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
大官存肄所獻雅教歲時以備數十年春正
月王還而卒立二十八年薨中尉常麗以聞
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
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智曰獻
宜謚曰獻王

宋

河間獻王贊

司馬光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
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
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
必蕪滅先聖之道嚮絕迹盡然後慙其志雖
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鑄濟秦之險
以通于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
後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
王之道啖啖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
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在列國諸侯苟不以
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姦聚猾僭逆妄圖

唯獻王勵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較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曠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公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平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無神僊祠祀之頌宮室游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

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呼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柳四海之不幸而已矣

廉曰獻王去漢高方四傳耳遭燔書之餘燼

先王之教澤既溼為帝王之胄子左右之翼
導無人乃能躬被道德博求詩書可謂純修
獨行首為聖門之功臣矣地之州縣屢易而
皆以獻名此王之求譽垂於不朽乎

金

成趣園記

路伯達 漳川人

自仲尼而下稱以道鳴者孟軻楊雄其選也孟
有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楊
亦有曰晞驥之馬亦驥之駕晞顏之人亦顏

之徒若舜與顏仁賢之大者學之尚可以至
况其餘乎此二公所以進人之善心使見賢
而思齊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
謂歟獻陵梁君任性曠夷寄懷遐遠厭闌闌
之喧樂林泉之勝蚤以家事悉委於其子嘗
讀晉史隱逸傳愛陶淵明之為人慨然思之
於是背城而東幾一里膏腴無闌買田治
園為閑散計幅中挾履晨往夕還迺命之曰
成趣以書求余為記凡三至辭不獲已而述

之曰美哉名乎誠慕陶之深矣昔淵明去彭澤返故居日涉其園而至於成趣者蓋其所向之意深焉嘗撫陶事而論之得其所以謂之趣者陶蓄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每與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又著孟府君嘉傳桓温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惟琴於太古之質惟酒適無何之鄉以其妙意有不可言傳者故謂之趣而園中之遊亦得

稱其趣者豈非寓不傳之妙而與琴酒均耶今梁君之榜園必取諸此者是歆因其名而究其實誦其語而師其行余故曰誠慕陶之深矣如或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則兀然而遺世寂然而忘言揖南山之佳氣卧北窻之清風其於羲皇上人幾何而不爲也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可不勉哉有人若曰彼之行誠高矣我何敢望是自棄也安免聖賢之罪人余是以樂道梁君之善而與其進復設此以

戒其惰故併書之若其亭軒之位序橋約之規摹藤架松憲竹溪栢選接有道之士爲忘形之友起居談笑惟情之適已詳見於軍判初公之詩序故茲不復云

成趣園詩序

獻州軍判初昌紹

朝城人

獻州古河間郡其地鹹鹵不宜花木去城十里之外膏腴膾膾連阡接陌桑蔭障日近城之地幾不可以種植負城之東北隅有田宜稼獨異其餘乃沃壤也梁公子直買田於此至

三頃餘五十畝迺結廬鑿井築垣作圃而居焉遍其田則樹之以桑環所居則種之以榆栢在圃之外植之以果在圃之內植之以花花園之中構之以亭環亭之左右前後列之以松篁栝栢清越交合葱蒨翁鬱坐亭之中四而景物皆可得而有焉又作松憲栢徑藤架竹橋以爲散策遊歷之地至於花木之行列亭軒之規制欄檻之布置無一不適人之意者觀其所居之亭不取乎丹刻其楹楠侈

大其制度以爲進人耳目之樂蓋方丈之地
一榻儻然但要容膝自安而已所植之花不必
珍卉奇木姚黃魏紫但得秀而實者隨所有
而種其與之遊者不必達官聞人名流勝士
但曠達之輩方外之流道同氣合無不爲之
友其所觀之書不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如
道經禪話醫方丹訣無不愛而玩榜其園曰
成趣亭曰容安軒曰靜樂皆取其退居閑靜
之義公先豪於資爲一郡之冠然與衆異趣

耳瓦礫財貨膏肓泉石不以龍斷爲心以澹薄
爲事即之則無一點膏梁羅紈氣與之語則
真通達之士也家事無大小一切諉之於二
子曰詣其園或命巾車或乘款段或幅巾杖
屨乘輿而往朝至暮還如願就宿於此亦或
有焉客有扣門則命壺觴具鷄黍講道論德
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客去則闔扉而居優游
偃仰既而焚香默坐誦淵明詩讀南華真人
語所謂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愛

當時之譽未保性命之期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由是朝廷名卿山林高隱以至碩儒衲子或親過獻陵觀其雅致留心賦詠或聞公之高尚景慕其為人寄贈吟牋長篇短歌記文贊序珠聯璧綴混耀璀璨照映巾匱公遇其暇焚香盥手一一展玩諷誄其辭章咀嚼其意味進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豈可專擅久則恐為神物奪去與其私室什襲而藏之曷若寫之琬琰傳之不朽仍屬僕為序僕曰天下之名言必得天下之名士為之僕何預焉公堅懇不已義不能辭姑述其素所見聞者而為之書

明

重修廟學記

提學僉事邵玉德

鄞縣人

獻之為邑乃漢賢王封域於今在畿甸之內夫子廟學建自有元至正間久而頽弊我皇明撫運學校大興士風丕振有司再建於洪武之初歷未樂洪熙宣德六十餘載迨英宗皇

帝御極改元正統特簡學行老成之士寵以
璽書授以憲職俾之分巡督學而涇邑程公
富實膺斯任內自順天外及八郡皆隸焉歲
壬戌行部至郡抵邑廟謁武曙殿廡庫陋傾
圯懼無以崇奉聖王威靈則無以興起士類
乃命知縣事沛郡吳希文區畫貲費集事勸
工撤舊恢隘作新而弘大之越明年大成殿
巍然翼然視舊為有加矣天順己卯春泰和
陳公嵐來掌邑教仰視殿庑似有未慙於心
即捐俸貲協謀訓導葉轍歐陽隆市料售工
因棟梁之朴而加以金碧之飾欽聖賢之像
而飾以繪繡之文於凡奉祭之器行禮之具
靡不悉備其用心不亦勤且勞乎歲壬午繕
衣齋禹陳公政復奉命提督學事按臨於獻
講授之餘徘徊周覽以兩廡櫺星戟門庫隘
朽腐神庫庖厨淺漏僻汚委所司新作而恢
廣之又明年甲申冬長清王君傑來尹是邑
下車之初即以陳公之命為已任兩廡舊各

六楹今增而爲十戟門舊爲三間今增而爲
五櫺星三門規製尤勝環拱殿庭如歧如暈
丹漆黝堊粲然與然神器庖漏之所舊通兩
座五間僻居西南今遷於東南陽明之位增
而通爲三座九間經營規畫財不鳩於民役
不勞於衆經始於成化乙酉之夏落成於明
年之秋又以從祀賢哲舊惟牌列後倡率邑
中仗義之事作像祀焉呀若王令尹可謂善
繼善述而善成人之美者歟予以公務京師
還道出獻境庠生群然遮留車下延坐堂上
羅拜長跼相告言曰茲者爾廟學完美賢才
興起科第有繼者實藉今昔二繡衣之作興
二令尹之區畫與吾師之用心惜俱未有鑿
石固不能保其跡之不泯而示勸於將來也
敢請有述予嘗典教河間近十稔所聞所見
邑長司教無慮數十輩其惟孜孜私圖苟延
歲月交更互代而去視學校之興廢人才之
進退邈然若不相聞五子者能心二繡衣之

心前作後述遵崇聖賢啓迪人才斯所以無
負於委任無愧於職業矣彼其視學校如不
相関者非惟聖門之罪人抑亦五子者之罪
人也豈不深可懲哉予不佞直書其事如濟
濟多士皆將激昂奮發出應科貢以有官守
尚思學校爲正務之急恒注厥意而不至於
廢弛斯於治體爲不乖矣協心贊襄其事者
則縣丞蒲全趙純主簿許綸也

重修儒學記

獻縣知縣張汝蘊

章丘人

獻舊有學先後修者數矣萬曆壬午余自安次
來翼晨入學謁先師誦明倫堂進諸生講解
畢余顧瞻前後見屋瓦椽椽齋廊薜剝自堂
至大門四壁傾圯一望無障余嘆曰學校教
化之本也廟學弗修惟予守土者責既而過
於聖祠又見頽然二廡配之余詢之曰名宦
鄉賢祠也余喟然嘆曰祀有常典載在令甲
無論祠宇弗飭不足以起觀瞻即配享不明
如國家之祀典何皆守土者因循之過也顧

余初任情志未孚未可遽有興作且歲久侵
公帑罄竭亦未可以咄嗟辦也埃政務粗張
士氓弗余梗庶可徐圖惟無責予旦夕間也
越癸未余捐俸若干及犯罪情輕者諒處瓦
木若干銖積寸累少有可需乃卜日鳩工興
作廢者葺之缺者補之塗墍丹雘煥然一新
復擇地禮門外左建名宦祠三楹右建鄉賢
祠三楹障以崇壁翼以便門規度嚴整氣象
輝煌足稱大備矣功既成教諭李君輩集諸

生于堂而告之曰學宮幸完且華矣張公不
食于言也不有述作曷記厥功乃相率而請
于余曰公舉既墜之弘勲正未明之鉅典有
功于學校大矣慚余謏陋無以揚盛美公其
爲文以識之余嫌於自矜又難於固辭也乃
驗于諸生曰國家學校之設所以尊崇聖道
樂育賢才務莫有大焉有司徃徃從事于簿
書期會以要上官而俎豆絃誦率視之爲迂
濶而弗之講豈其性然哉簿書期會上官所

督而學校修頽不以之課殿最間有銳志修
舉者復懼費鉅而謗加又惴惴焉不肯前以
故日復一日浸淫而至于不可支有由然也
夫祀不正則神不妥學不飭則業不專慢神
棄才得罪名教此余之所以不避勞怨而亟
亟修之也雖然學校不修有司者固任其責
學新矣而士不知所以新其學則上負朝廷
樂育之恩下負有司作養之意伊誰之過與
吾黨之士尚其勉之諸生成躍然喜曰邑故
文獻科目先後不乏矧賢父母與賢師傳又
振作率導於其上諸生有不相與夙夜勸勉
以自樹者非夫也余曰是可以記矣遂援筆
而書之萬曆乙酉五月記

邑厲壇記

編修張震

邑有厲壇所以祀無祀也無祀之鬼而國典及
之豈徒仁其鬼哉祭祀曰泰厲謂古帝王無
後者好禍民故祀以安之然遠邇辟邑豈必
有是春秋傳曰鬼有所歸則不爲厲夫無所

歸者皆無祀也慮其無歸而病民故祀之以防民患仁之至也然則任事神治民之責者其可不加之意乎

創建文昌閣記

張汝蘊

按洛書方位東南屬巽堪輿家類以巽方爲青龍首地宜高峻取騰起之象也獻學東南地甚卑下識者往往病之嘉靖間邑侯趙公建樓於城以爲表鎮從堪輿家說也是樓也巋然崇聳八窓玲瓏可以起瞻視矣尚未以文

昌名萬曆甲申余與諸生講稅之暇每登其上見樓雖損壞而規制整肅統稱名勝乃謂學博李君輩曰美哉樓不可以虛設也吾將肖梓潼帝君像爲獻邑斯文主宰可乎李君輩曰斯舉也誠嘉惠後學之盛心惟公亟圖之一日生員高栗謂李君輩曰吾書舍樓神五尊正面一容貌端嚴二侍神二童子鏤木爲之甚魁梧工巧吾家崇奉者二百餘年竟不知爲何神也李君輩往觀之見正面爲梓

潼帝君二侍神一天孽一地啞二童子則服
役於其傍者乃相顧喜曰此神胡爲乎來哉
張候之志其慚矣因急報余余亦聞之喜乃
因樓舊基塞其三面塗而新之十日妥神於
其上祭告畢諸師生成請於余曰百年曠典
成於一肯豈偶然哉吾公不可無記也余固
樂觀其盛者遂謂之曰若知梓潼帝君乎考
之化書所紀姓張氏黃帝之子顯於吳神初
有孝行傳法錄醫藥救人至洞庭爲君山主
周卽張仲秦卽姚萇七十三化而爲梓潼帝
君以掌世文衡而文信國記梓童祠則曰士
以文進必有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天爵人
爵神遊太虛當無戾聖言他日以仁義居公
卿大夫於世道攸係審如是則孝友慈惠人
也文章事業皆其所司非萬世斯文之宗主
哉且設像二百年矣建樓數十年矣前後初
不相值一旦詢謀僉同成此鉅典若天造地
設然果何爲也哉蓋獻稱望邑而科目少不

昔若者由振作之無人也今一二司教者皆古博君子既肫肫乎以道義相啓迪矣而爲士者亦莫不滌心易慮惴惴焉以文章道德相磨揉是人事盡於下矣人至事起不謀而合獻之文運其有興乎余故鑿石勒之以爲後日左券云

重修單橋記

御史秦嘉楫 東海人

獻衝邑也當南北孔道與馬蹶相踐無虛日南去十里而近沱水出焉故有橋壞而修修而復壞莫可考也蓋水自西來折而北又折而南滙而東奔橋跨其下游而夏潦秋霖黃流怒沫澎湃衝激則南堤先受其噬是故橋之壞往往自南始正統成化間至煩䟽請工部專官董役合一郡三衛之力始克就緒迨嘉靖則屢報壞矣乃庚申壞更甚有司議修以費後率未之舉也井里慄獨謀日操小舟以伺行者乘其危急而多索其直必如欲乃爲一刺篙焉不爾則換柁中流縱而使之顛人

惴惴焉惟身若貨之溺是懼而顧暇論直耶
又不爾則群嘯而攘之孤遠之旅直殷殷怒
莫敢出一語也予行却至獻廉得其狀取慄
得之尤者置之法靡不人人快焉顧竊念子
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君子譏其不知爲
政濟人誠利之矣而猶不免於譏夫固爲其
歎於輿梁徒枉之成耳然則斯橋其可以已
乎哉乃謀之有司謂橋之下故事商於沱者
視舟之小大量權其稅以備橋工之費今積

之幾五百金矣予洒然喜曰事可以次第辦
也復計予俸廩之入可百金檄河間守葛君
慈葛君請之諸當路者而撫臺嵩麓魏公則
下天津兵道黃君中議巡院李村董公鹺院
後川馮公亦各出俸廩百金相與倡之餘則
取盈於府帑合九百餘金命瀋陽衛從事王
隸縣尹董大衆分而理之鳩材庀徒徹故易
新以癸亥之十月經始焉迄甲子之四月告
厥功成橋凡醜水十有四道南三道當水深

處則稍寬之以通舟下上木林立水中高一丈五尺袤二百八十尺廣二十六尺施橫木其上而復縱之覆以土焉厚幾一尺左右循欄翼如也而南堤一帶則柵以巨材堤之下雜植榆柳以障水勢南北各豎一坊北曰北上神京南曰南通藩服而皆榜之曰柱史橋規制經畫雄偉夷衍輿馬交馳宵征若晝無論行者利之而丹黝輝炳隆焉煥焉龍卧波而蜃嘘市也或亦獻之形勝哉諸父老曰我

輩自束髮耳目覩記橋凡幾修矣而材之美也土之堅也工力之勤也程督之嚴也費之省而成之亟也未有如今日者是可以百年計矣謂一勞而久逸非歟予聞之又竊念曰物之成設有數予不敢謂斯橋果可以百年計也然物之毀也必自微而著以漸而成也大廈之無棟隆始于一木之頽而蟄穴不塞則千尺之堤莫之固矣吏茲土者苟謂斯橋不可以一日廢勤心防護而時其修築即一

木一土之壞亟亟易而理之使不至於著且成焉又安知不可以百年計也矧橋下之稅年可數百金逋積之無貸他乏即百年不足多也是在賢有司哉是在賢有司哉嵩麓公名尚純李村公名堯封後川公名善俱河南人黃君中浙江人葛君慈湖廣人餘凡有事于橋者皆書之碑陰云

創建大慈橋記

郎中唐世隆

邑人

淮鎮距縣僅五十里地據上游土沃而人稠當

滹沱順流之衝舟楫連櫓直抵天津以合於會通河陸爲東省孔道轉折河間循至京師商賈交馳四通五達之衢也顧河梗塹南北時值夏秋霖潦水勢湍急艤舟待渡人人自危加以篙師悍黠橫索僱直莫敢誰何旅人患之雖居民亦徃徃稱不便河間太府見吾陳公患之聞有築橋之議慨然稱賞即捐俸十兩移檄於鎮之居民諭以尚義激勸以成厥功斯弘濟斯民之盛意也尋以遷秩去

事幾寢里人蘇价輩謀於牛君垌曰茲義舉也曷相與勉爲之牛君始而有難色繼而憐然悟曰圖鉅者不恡於細務遠者不撓於近橋可以無作乎乃約會合鎮之人而期於必濟由是義聲一倡人心響應咸願捐金以需工費甫踰月而橋之財用聚矣牛君度事之可舉也乃圖惟厥工庀材鳩匠測表立規先築兩岸以固基址次列椿柵以植標榦次橫梁木以備棟隆次鋪板實土以防隳踐徑直四十丈廣濶二丈為孔十有三路中特高三孔以便舟楫往來飛虹跨河規模雄偉斯亦一鎮之勝槩哉輿馬之所馳逐商旅之所利涉絡繹相踵無間晝夜蓋成之一時而通之萬世矣是橋豈小補哉橋成牛君輩謂不可以無記乃走使徵文於余余於善謀而嘉其智於孚衆而取其信於輸財而重其義於兼濟而稱其仁一事舉而四善備焉余於是橋之構也足以記矣雖然不有以作之孰從而

倡之建橋固牛君之謀也亦陳公之志也飲
水思源固當多牛君之績而觀河洛而思禹
功將不頌陳公之惠於不朽耶義之相與以
有成也如此夫易曰弗損益之語曰惠而不
費然則是橋之成也財募於衆而用不侈功
成於漸而力不勞其得弗損之益不費之惠
者乎余固嘉其濟人利物之弘功也於記乎
何辭是役也經始於隆慶三年三月落成於
次年之六月凡有施財布惠執事於橋者例
得書於碑陰橋之名蓋起於與寺閣相逼而
事有類於慈善者故因名之曰大慈橋云

三堂記

知縣周班爵 霑化人

萬曆八年中秋念五日予叨任獻邑一入宅不
走正堂後而所棲止者乃東隅之舊小廳也
怪問其故僉對曰正宅往歲盜肆倡狂多斃
其地以故嗣任者忌之予親詣其所見垣傾
木橫如無人之室廠然止遺二小室兩窮吏
居焉予未嘗不感故物之日壞而嘆薄福者

之失廬也至明春二月以小廳刻不能止爰命工吏楊機掃除積堆重構一堂築夾牆設重門濬舊泉不數日而工成挹泉姚君又謂其與原居間判也而以本衙後開衢通之予得游息於其內稍稍稱便矣時所役者乃燈夫皂甲之人而木炭工料所費則捐俸以償其於街夫官貲曾未敢毫干也工完不五月而中秋三日予以憂去嘆曰物之費興一天乎天厭久廢之所故命予任其勞而特以待後之福德翁也有意哉有意哉予臨行刻木為記以為後之同心治獻者知此室之建非故然云

重建縣衙記

張汝蘊 章大

舊縣衙凡四尹居中東為糧廳再東為馬廳西向者捕廳也馬廳雖裁而故宅猶存萬曆乙亥歲縣尹高君以微變暫居馬廳而正衙遂丘墟矣庚辰余同年友周君來告馬廳狹隘又僻處一隅非體也乃闢舊宅建廳五間復

借糧廳宅後一逕通焉方謀復舊居尋以承
重回藉而寢其事壬午余承乏以調繁來自
東安時方溽暑而值此狹宇舉身無措蓋有
不能一朝居者無何即供文武場役而大計
而禮闈相繼奔勞室家靡遑顧矣是歲少暇
乃縱觀正宅基址齷堆瓦塊四壁傾頽雖有
一廳荒涼殊甚且與馬廳間隔不便往來雖
欲修之無由也一日過糧廳見其庭舍狼狽
不蔽風雨乃嘆官舍若此縣之疲弊可知周

君作曰吾始至力不能爲任其塌埋終不可
爲矣柰之何其竊思之馬廳雖隘而規模
整齊周君宅眷又無幾也乃謂之曰君宅濶
而敝馬廳隘而新願以易之取其伊邇正衙
吾力猶能起敝以爲新也周君忻然曰君適
其便吾享其成誠兩利矣敢不唯唯遂卜五
月十有二日易厯居余始度其形勢相其機
宜以廳爲中堂糧廳爲住居廳西爲書院東
北爲菜園前後左右方正嚴整而又豎以門

屏塗以丹腹楚楚煌煌煥然一新蓋不惟宏
廠可居抑於體統大有裨矣是役也建正房
五間大廈三間群房三間門樓三座門屏四
座甬道五十七丈墻垣四十九丈仍舊者不
與焉經始于萬曆十二年五月十有一日落
成於是年九月十有八日役之者在官工食
人役而磚瓦木料則捐俸以償與百姓毫無
染也謹書之以識歲月且冀同事者鑒余之
勞費如此

獻縣題名記

張汝蘊章五人

昔人有言鑑形以水鑑德以人語勸懲也獻治
故無題名宦遊茲土者如逆旅之視過客即
鴻名彪炳人有頌國有書者亦皆不知其爲
誰氏後之君子將何所藉以從違乎歲壬午
余偶承乏調自東安待罪且三載乃得以次
從諸父老及薦紳先生質所難與前政之可
因可革者將以自考也諸父老及薦紳先生
間以數君子稱者其姓氏或闕焉余因大懼

亟欲勒石存之而又莫可遠鏡及考洪武九年易獻州為縣而知獻縣事者自韓公廷載始乃采韓公而下四十人既鐫其姓氏矣復借擬數言以紀其事果何為也哉吾聞觀孔悝之鼎而思忠見元常之釜而戒諂自古誌之矣然則觀斯石者寧不懼然興思乎思則某也當法某也當戒將惴惴焉如師保在前而有不敢一日肆者我之勤斯石也詎不為同事者之一大鑑哉

儒學題名記

獻縣訓導程鑒

仁和人

職官必題名於所職之地者何昭名也名必有實實不當則辱名君乎可無懼乎懼以修省此題名所以有益也或曰學職以經業課諸生外無他焉易也夫何懼曰課之以言不有率之者乎率之在身弗修則弗能率身修豈易事耶是故君子知懼而後身修身修而後教立教立他行雖天下之治王道之成亦由是基也教職豈易言哉題名可無懼哉

文翰亭記

張汝蘆

文翰亭舊掌教會講堂也萬曆乙酉春歐人掘地得石刻六方以獻余命工人濯剝其塵垢諦觀之爲記凡二爲詩凡十四乃成趣園倡和金名公所贈梁子直者梁公前無考按記文所紀蓋有德而隱者余異其事不敢自私而講之當道食曰此獻古蹟宜寶而藏之毋致遺棄也余遂謀于少匡李君移之會講堂厝焉夫講堂文翰地也詩記文翰蜀也故扁其亭曰文翰云李君乃進而請于余曰昔司馬子長作史記而於儒林傳獨詳何者藝文國家所重故學士大夫往往先之也公銳意獻志久矣而每以藝文爲歎今觀成趣園刻文逼秦漢古律諸體書於武德開元中求之盍裒然希世罕也以希世之珍而其泯於塗泥此所以天不愛寶時而出之爲吾公修志之一助耳不然大定以來無慮三四百載何不先不後而會逢其適若是乎此誠盛事公

不可以無言也余再拜而謝之曰吾君之言至矣盡矣余復何言哉故敬述其所以詔我者而識之

善志止此

重修五節石橋碑記

余聞鼉鼉駕而周穆游馳斯飛駿魚鼈浮而東明渡濟彼擊弓故通朝宗於萬國結流軫於九區匪籍津梁曷資利涉惟茲漢獻舊壤稱爲瀛海通衢孝弟力田民仍標枝野鹿之世絃歌誦讀士有菁莪棫樸之風莫不矢志急

公同心赴義苟有興作馨鼓弗勝蓋樂善之在人心歷千百年不替已於是獻之南境界以洪河為潯沱之下流合徒駭而奔逝轟雷噴雪浴日吞天灑淼汪洋驚魚龍之出沒漂騰芻狗恍鸞鷲之回翔雖砥平矢直之途柱維若缺即航海梯山而至飛度奚從此王政首急杜梁庶烝涉無虞滅頂也然斯橋也初於正統之初年再造於成化之辛丑修於弘治之己未重修於萬曆之己酉屢經隳復幾

費人徒皆蹶水勢建鈴漲潦暴溢兩涯激蕩
齧岸崩陁所以行者相顧遠巡望之莫不太
息茲又鼎新於今上之崇禎之壬申者也諏
日量功畧址程物上培厚土中隱金椎取財
則新甫徂徠鳩工則奚斯匠石盖不必勞精
衛之力揚驅海之鞭忽見天矯長鯨騰洪波
而張鬣蜿蜒玉竦飲飛澗以流霞水至此而
滌洄聲漸厲齒舟從中以迅邁影落鳧毛於
是前輓後推啾啾軌聯輻奏彼視此履攘攘
踵接肩摩朝覲會同集珙球於載見達情宣
德賁冠盖於遵途真巨麗之崇觀不朽之盛
事已縱計得三百餘尺橫計得三十尺其倡
之者為刺史王逢元主之者為縣大夫李粹
白至若獨有其任捐橐若干羨募零星以成
是舉者為邑之善人劉尚用石守志張九叙
等先是己酉之役實余為政轉盼倏忽卅有
四年追惟疇昔感念并州趨事子來後先若
一甚矣獻之人輕利而重義樂善而效忠也

奈故順群情之請，援筆爲記。且繫以詞，彼夫
追攸暨而詠洞酌，念孔邇而歌汝墳，祇以增
慚於予，何有。辭曰：瞻彼潭沱，洪流湯湯。
平津移鎖，亘螭成梁。素波飛練，桃浪流香。雲
橫奔騎，月滿餘鯨。乘驢下托，牽牛南驤。漢兵
可過，先凱宜觴。貞珉紀勒，厥功煌煌。崇禎六
年歲次癸酉，竊月穀旦，賜進士第資善大夫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前戶部左右侍郎通政
使司通政使光祿寺卿通政使司右通政太
僕寺尚寶司少卿浙江福建布政使司右叅
議湖廣巡按福建道監察御史知獻縣錢春
撰文

重建三堂記

知縣丁胤煒

稽諸獻誌，三堂之建也已失載。自何代教廢，數興
渺莫可考。迨明始有周君諱班爵者，創於萬
曆之庚辰。兵革後復遭焚燬，而向之三堂仍
鞠爲茂草矣。

國朝鼎定以來，蒞茲邑者率憂瘁于衝疲，盤錯兩

年數易其人前後相沿有如傳舍又何暇議舊址而復新之耶康熙甲辰春予承乏是邑見古制丘墟不禁恫然且僻處東隅與衙門若不相聯續有志再建者久之然未敢驟也姑從穿堂後正立宅門迤牆而東稍改觀今秋政事頗優人心頗信于是從舊址正北面南建三堂一座濶三丈四尺六寸深一丈九尺高二丈五寸外與大堂二堂連層而出堂前左右各列廂房三間遂改東隅爲書室西闢創馬房通以甬路整釐條條不相雜亂而前之鞠爲茂草者今且煥然一新矣是役也匠作工食及磚瓦木料等項皆捐俸以給毫不敢預于民也堂成顏以名曰自新非敢謂顏廢已久自我而新蓋亦日新不息以自儆云爰記而勒之石康熙三年甲辰秋記

鼎建思求軒記

知縣丁胤煒

余自遄歲未蒞茲邑憫正宅之丘墟遂勅自新堂以爲判牘署事地緣是頗堪燕息惟堂後

廢舊址積壤叢蕪幾與檐埒余出入蒿目輒
扼臂嘆曰是獨非昔人退息處乎奈何今培
塿禾黍久沒堦庭盡計遺基而鼎諸其于浚
古之道庶有節乎乃命司形正圭釐位捐俸
庀材約廩給工一如建自新堂故事時乃勤
畚揭雜繁穢削高就平植棟覆甍作軒三楹
介其中爲廳事而旁爲夾室墜茨之餘略加
丹堊而已經始于仲秋既望而畢役于孟冬
朔後軒成顏曰思未蓋念自新爲新民之本

而日新不息則於慎修思未之謨所當敬佩
者是則命軒意也余公餘之暇寂處其中雖
未能希昔賢閉閣焚香遺軌而左圖右史亦
覺胸中時有所惕因念成毀難恒廢修有數
茲軒之圯稽誌已越百週今者簡書內賁新
命亟敷余方且蓄租綢繆務竣斯工而後趨
事者豈惟自利之爲亦聊以肩夫往復平陂
之一會云爾若夫念拮据之惟艱勤精繕以
無壞是固後之君子所優焉而無俟乎余之

駢枝也已康熙四年秋月記

廉曰菀文首傳記因年代爲次序雖制誥奏對不得越焉獻王以帝室之胄躬修獨行表章六經其人與地並垂天壤矣讀成趣園記遐思其人其即淵明所謂少無適俗韻誤落塵網中者歟至學宮文翰公署橋梁諸記閱于士習民風政教節義者甚大觀其廢興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得失後之君子可以考焉

明墓表

大僕卿唐公墓表

祭酒林瀚鎮江人

唐之先世爲姑蘇人永樂初始遷於河間獻縣家焉公諱章宗明其字祖諱廣居兩畿以義槩聞父鎬承初立之業善能儒素自持後以公貴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復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母周氏封孺人進封太恭人公夙負英敏之資克承家學之訓師叔父東昌

郡判官釗而舉業日益以邃進遊邑庠擢天
順己卯用書經領鄉薦明年春闈未遇遂遊
太學加誣養以克其才成化丙戌舉進士蒙
恩歸省比召還拜禮科給事中壬辰三載考
最荷錫勅命褒嘉封父母鄉邦榮之乙未進
右給事中戊戌又進都給事中在諫垣十有
餘年冷面正色當時有骨鯁之目凡朝廷
重事必條疏剴切以扶大綱嘗奉命冊封宗
藩及驗邊儲於大同呀至清嚴上下交許無
間己亥進尚寶司丞長才居此士論多為公
惜甲辰擢南京大僕寺少卿乙巳以父喪聞
特命官諭祭蓋殊恩也弘治改元戊申復除
太僕少卿庚戌奉璽書提督將營戰馬威望
凜然為武弁所憚是年晉拜正卿方大掃宿
弊以清馬政冀收雲錦成羣之效夫何一蹶
而竟於不起是冬十有二月初九日也卒之
明日乃有陝西苑馬之調時以道遠而相廷
蓋未知公之已逝公之在九泉知不知不可

知也生於正統元年丙辰正月十五日享年
蓋五十有五云

副使牛公神道碑

侍郎遲鳳翔

臨朐人

公諱鵞字鳴世號竹坡先世河間獻縣人高曾
而上譜逸莫考厥祖諱伯通遇開恩例拜壽
官考諱聰有隱德亦如例授七品散官聰生
公幼穎異出羣甫成童補獻庠弟子員遂知
名於九河之間正德丁卯領鄉薦評文者有
七篇神授之語明年戊辰連捷進士第初授

山東鉅野縣令政崇禮教不事苛刻民甚德
之邑有數年不決之獄當道付公推治不終
日談笑而解矣明決之政多類如是者未幾
調青之益都以才堪治繁故爾益都附郭百
七十七里素稱難治公宰之裕如不勞餘力
若治鉅野然時流賊劉六輩者糾衆數千劫
掠山東郡邑橫行于青齊淄澠之間聞者無
不畏威遠遁莫敢誰何獨公雅負奇氣有奮
不顧身之勇夙挹雄才兼應變制勝之能親

帥民兵指授方畧預募死士以為間諜先據要害以為戰地凡起兵以來大戰者七十小戰者一十有二罔不以寡制衆如王高店以三十餘騎而勝六股路以四十餘騎而勝章丘以百餘騎而勝樂安并龍居店諸處以馬步四百餘而勝至若大王橋之戰乃躬被四矢轉鬪愈力士卒用命即擒獲無筭矣時樂陵令許忠節公達者與公東西犄角屹若長城賊自是不敢復東窺矣當路以事聞上嘉公之功旌庸鼓勵特擢公本省按察司僉事整飭青州兵備青之開署實自公始時歲壬申也公握重寄乃備戰守明政教宣布朝廷威德精選所部官軍以及民兵子弟首立較德亭以習武藝繼建崇義堂以訓武生仍修城濬隍儲粟積芻以固根本之計凡所司之武備文事靡不井井有條而青齊之境足稱雄於東方矣及歲甲戌仍奉九重申命又以公巡察海道帶管原職如故時以備倭為重

非公有不可者惟時逆瑾用事其管家王姓者竊瑾聲勢行與二司抗禮犯公怒即捶殺之具疏以聞會瑾敗而事解衆初為公危之自是公之聲望益見重於士林矣時有馬邊二公者以招抹羣盜逮獄公慨然具疏理之且款辭已官以贖二公之罪疏雖不報而朝野壯之公性不欲奔競多為當道所不喜以是左遷知寧州逆濠素聞公名見而卑禮誘之款以為已用也公正色厲辭雖小事無

所假借以示不降不辱之意濠密遣刺客伺公若甘心者而竟無所效以公之先幾有備故也又遣儀賓王姓者發銀至州貿易王物舊例物出小民而銀不啟封獨公分給行役平價易之姑以應命去耳中丞周公季麟者繪圖贈公將以風有位而勵諸司也歲庚辰量移山西太原府同知辛巳復憲職兵備山西兼管屯牧是歲公以外艱離任去矣及嘉靖癸未山東盜起中外洶洶舉朝議無不屬

公者遂奪情起復勅命整飭青登萊三府兵
備事務兼管備倭時有顏神鎮巨盜王堂豪
俠好施肅聚山谷勢甚倡獗公出其不意率
衆突入奮刃大呼衆隨披靡大有斬獲即解
散矣公以平盜功陞副史原職如故尋晉三
品服色俸級皆出朝廷之異數待公者而公
之感恩思奮不惟有公爾忘私之志而且有
國爾忘家之事時有某給事之兄某者結窩
海寇為患靡測公與同寅馮公時雍者悉按
之如法患遂弭焉又有山西馬五寨陳卿之
叛騷動關陝以及兩河南北之間動衆征勦
連年弗靖始勅公往平之曾一日而獲三捷
遂克底定即其地建平順縣至今三晉士人
德之如父母云歲癸巳并肅屯務廢弛用兵
為艱復行勅公整理兼管地方一應事務公
感念九重之申命者有五殆不止於三錫之
勤矣方圖伸臣節於西陲之境建奇功於玉
門之外然而聲望赫然為衆所忌且懷奇負

氣不能腆脰為詭隨態世多以事謗公而公
遂乞恩終養為林泉計矣公家居二十餘年
詠歌自得雅有擊壤之風至歲丙辰春二月
十有三日以疾終公之姪孫近溪公者以進
士起家來守青州可謂祖孫繼美福星惟東
矣稔公之遺愛於父老悉公之政績於郡志
亟歆刻碑述公生平之行俾族人暨鄉士大
夫知所儀刑將以求孝思於無窮也禮遣使
人持同邑玉泉陳公所為誌文授翔命為之
表墓翔憶總角為弟子員時嘗瞻拜我公於
憲臺之下及叨進士授部官服後南北道經
我梓里數數蒙公接引賜款待焉感今憶昔
言與淚下是雖固陋少文然於義則不敢辭
于是乎書

簡肅陳公墓表

侍郎劉壽

天津人

嘗聞人立身於天地之間生無益於時死無聞
於後者皆自棄也若清風勁節足以垂範當
時為法後世令譽弗昭後將何傳焉予於簡

肅公可忍於無言耶公諱瓚字敬夫號玉泉
先世山後人高祖諱得新者國初徙居河間
獻邑之馬頰鄉歷四世而生公公生而神清
骨聳寡言笑不為童戲識者知其為不凡器
蚤游芹泮篤志力學文名冠於鄉邦嘉靖癸
卯薦於鄉登丁未科進士筮仕陽曲縣麤衣
蔬食苦節自持德政敷於遐邇鄰邑不決之
獄咸賴公以質成時值 ■ 跳梁邊邑戒嚴
公極力調停省無名之費歲以萬計秩滿赴

京百姓爭為肩輿而送者百里擢監察御史
正色立朝權奸斂手按歷山海河南等處霜
旆所至海宇澄清陞山東副使兩轉河南叅
政便道歸省適父病危公得躬視湯藥病革
受遺言哀塋如禮無遺憾馬人咸謂孝感云
尋提河南按察使伸冤理枉釐弊詰姦人畏
如神明再陞山東右布政清介益著陞光祿
卿尋轉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羣黎經畧
諸蕃計謀宏遠恩威並著尋陞副都御史協

理院事辛未陞戶部侍郎籌畫經費咸有定
考是年遇萬曆新祚之恩贈三代俱如公官
廕子忠送國學讀書陞南京戶部尚書未抵
任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感知遇之隆益以
天下事為己任秉道嫉邪不忌利害絕私交
布公道引用正人為百官表率罷縉紳之宴
飲抑權貴之驕恣綱紀肅然人莫敢犯朝野
咸以清介歸公偶爾違和三上疏乞休俱蒙
溫旨諭留病益篤疏再上奉旨馳驛還鄉調

攝未痊卒於中堂公享年七十有四訃聞九
重痛惜加贈太子太保賜謚簡肅遣官致祭
卜於萬曆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與先逝淑人
韓氏合葬於城東獻陵之西嗚呼公天性朴
素罔肯鈎深炫竒以獵譽故其蒞官清而
不激直而有體廉介剛方推重明時是以樹
峻業以翊三朝荷殊恩以封三代賜謚號於
彤庭職聯一品承諭祭於天府光益重泉恩
禮隆重皆曠世之殊典茲天之所以生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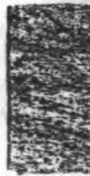
不偶而公之俯仰無愧生足以康時沒足以垂訓千載之下有餘榮矣其子孫蕃衍之盛族類姻婭之親備載志銘茲特宣昭令德爰勒諸石用垂不朽云耳

簡肅陳公傳

知府牛鏡 邑人

於惟先師稟兩儀之正氣為一代之純臣懿德駿業何可殫述雖然鏡嘗聞之先君云師生而岐嶷神清骨聳器凝重寡言笑不為童戲識者異之年十五始就小學稍長從講于鄉

進士龍溪呂先生先生端士也一見甚相得遂授受為師弟子未幾游泮名浸浸為冠本庠矣嘗讀書佛寺中家貧且遠無以給燈火每晝誦夜溫有所滯取佛香燭之如是積有歲月時有先師得志者往往會飲精舍荒於聲色意歆覘師所守師竟弗顧有以文藝少師者師但唯唯額之弗與辨後學等有片長寸善則為之咨嗟莫賞無已不幸或值事變旁人為師不堪師處之裕如識者以是益知

其為非常之器云嘉靖癸卯舉于鄉至丁未始登進士筮仕山西之陽曲縣屬  跳梁邊邑戒嚴又附郭百務旁午供應為衆師內撫外給約已勤民無名之省歲以萬計至於厘弊弊清詰姦姦伏禱河河徙析澤澤應捷於影响人咸謂師廉直精誠足以貫幽明通遐邇形諸歌謠非誣也三年考滿呀司以最聞上悅循例特賜恩褒擢侍御史以東關為京左門戶歲久廢弛為甚勅往巡之于是疏其勢位尊嚴中外共憤者一二人于上上可其奏自此或遼東或河南或四川或山東陝西凡三簡代巡六歷藩臬由副使叅政庶使至右布政使呀至吏畏民懷建祠肖像雖公道在人不容終泯然而徧歷諸司徘徊外省斯亦直之招而執之驗也隆慶萬曆以表師始晉光祿卿陞四川右僉都御史歷戶部左右侍郎中間引年考滿屢奉綸音嘉獎恩普三代尋陞南京戶部尚書辭免弗允未抵任適

總憲左都御史負缺執政者難其人會朝議
咸為師推轂上亦以為非師不可迺命師以
左都御史掌院事要師于路師辭弗獲免自
是益以天下國家事為己任絕私交布公道冲
為穆焉若訥若愚遇事則如機發川决沛莫
能禦故嘗見其事有所可而人不敢言者師
則曰吾職所在即不利于身何敢辭事有所
不可而人不能守者師則曰非吾職所在即
不悅于人何敢恤凡所汲引多海内名士貪
黷諛佞浮薄躁進之徒無親昵權要必在所

斥是以清聞旁流風裁茂著縉紳之士無論
中外識與不識咸倚師以為重豈謂士林無
祿執法星搖萬曆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感病
乞休疏數上上不忍舍去數降溫旨諭留無
已特賜馳驛回籍調理仍以虛其位以俟痊
復恩禮綢繆前所希覲師竟不能起于萬曆
六年四月十六日告終于家嗚呼哀哉師之
為人任素抱朴重內輕外固鈞深炫奇以獵

穀譽以故責已常厚責人常薄士之百行一
無不備而忠孝仁恕廉直簡潔尤其至性罹
封君與太淑人憂哀毀骨立衣棺祭墓一如
家禮奮然罔念有德必報以道為輿以仁為
居性分之外舉天下人情之所共好者皆不
見其可歆故凡物之精粗美惡價值高下咸
不通曉家之盈縮歲之出入雖所司歲一開
報而竟無所窮詰每一任回行李數肩真之
庭視會弟姪子男共啟之俸直之外圖書衣
裳而已因笑曰吾非以此炫汝歆汝等知吾
之所以報朝廷者如此居常蔬食布衣有家
僮數人絕無侍婢出入止以敝車譙樂不喜
絲竹田無負郭居無廛市王租所恆計畝
先輸以為民望公門驛傳未嘗見其干一事
索一力親戚宗族無大小遠近皆畏禮守法
易簣日蕭然無異寒士衣殮之屬多不能備
嗚呼忠正如師清操如師求之於古詎可多
得哉師事三朝六奉勅歷官十七任享年逾

七望八前光後祐得正考終卜于萬曆七年
月日歸窆于城東三里許恩賜之新兆可謂
無遺憾而有餘榮也已其懿德駿業當傳不
朽顧鏡祖孫父子叨為世講鏡自垂髫又荷
師陶鑄仕宦十五六年荷師指教後目病乞
休免于顛越又皆賴師哀矜而左右之撫今
思昔宛然心目然則師之懿德駿業非鏡述
之而誰用是敢忘其愚擬拾所見為秉筆者
繪綵之地至於據事直書為千載竹帛之光
昭昭代得人之盛是在史館鏡何敢妄為附
會有垂直筆

彙曰誌墓之文古人鮮為之蓋為其近於諛
而自重其品評也然蓋棺論定朝有易名之
典野有頌德之章則墓中即誌郭有道之碑
貞珉片石當不埋沒於荒烟蔓艸間爾

明

箴

敦倫箴

獻縣教諭李汝桂

泰安人

親兮生我恩同大造明發有懷罔極莫報仁人
事天踐形維肖人子事親立身行道事親如
天是謂大孝虧體辱親彼昏莫覺獲罪於天
於何其恃欽哉訓辭匪我言耄

右父子

家國一道君親全尊名為忠孝理則不分仁不
遺親義必急君夙夜匪懈求盡吾心既已許
國奚惜此身相彼犬馬猶報主恩涓滴莫効
何以為臣凡百君子尚感斯文

右君臣

刑于之化本諸吾身身不行道何以及人邇且

弗從遠則奚準可遠在茲造端內闢肅肅斷
顛相敬如賓鷄鳴昧且交警克勤齊家治國
其理維均脫輻反目胡不愧心

右夫婦

嗟嗟兄弟一體分形天倫天顯厥係匪輕遜國
遠避千古令名煮豆燃箕胡為忍情三田垂
涕槁木復榮二張固讓巨寇感驚相彼鳥矣
尚有脊令人不如鳥哀哉罔生

右長幼

五倫有友紀綱此道母比淫朋自淪不肖所貴
誠交豈徒笑貌直諒多聞同聲感召相規相

勸莫忘父要一鄉一國隨寓聚樂蚤夜羹牆
堯舜是倣是又論世尚友先覺

右朋友

端範箴

李汝桂

粵為學校實以養賢為國効用治平賴焉師儒
之設教鐸是專立標端範正已率先士人觀
感文學探淵得時行道裕後光前是誠風化
何愧青氈今也師儒云胡不然嗟卑嘆老耻
損廉損谿壑之熬望以克填刃錐日就道誼
殊懸規條罔飭尸素卑壇誦詖干容氣節曲
卷所得幾何喪失萬千士或上智雲鳳高騫
中才弘多習染相緣末學口耳温飽垂涎登
華陟要肥潤安便生民膏髓饜飫濃鮮螻螻
無告疇憫顛連揆厥所由教者之愆不才迂
朽獻論叨遷清夜思省驚汗如泉有一於此
獲罪于天索筆自盟志竊勉旃莫厭官卑尼
父乘田莫謂齒長參歿歸全才雖駑鈍強着
祖鞭追金琢玉溉梓培梗明堂梁棟清廟瑚
璉實學在是敢落言論官常憲典祇奉周旋

越雪蜀日庶匪具員一或自棄遺笑千年
蘊曰文章與時高下自昔記之矣獻稱雄渾
近古乃其文亦不多見余畧掇拾獻人作與
凡為獻人作者得如千篇庶幾以存什之一
為來者觀敢曰文不在茲乎

賦
宋

事君賦

王回邑人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則異矢中心而自贊
兮非有道曷明其所謂蓋圖國之在人兮我
得之故為貴若貨利之不敢愛兮奉君欲之
所便後股肱而志死兮濟君難于已然豈不
輸忠而塞報兮柰何猶憾於天倬我圖而孔
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閱萬物之至衆兮孰一
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賴先權於取舍
張有司而賦政兮寄聰明於夙夜儻虛其人
而壞厥官兮雖有食而誰暇彙以進夫賢能
兮罄崑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既四方

之守侯咸顯任其所知兮迓交泰之時休君
無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游昔重華之
弼唐兮拔嶽牧與禹稷文命躡其近武兮晤
臯陶而謨九德摯虺夾以相湯兮美遂良而
舉直文公作周衡兮尚勤訓於三宅其誠可
薦於天地兮况我民之訓格君臣享其淑問
兮詒萬世之矜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
而無人隨小大以成功兮但挾霸而未純諒
要道之自然兮如歲運於陽春迷咫尺以他之
兮固治亂之所分臧氏之蔽展禽兮坐掛譏
於竊位公孫之擯仲舒兮衆交詆其嫉忌夫
豈不念於善類兮反貪巧而速累會莫望於
貨利之徒兮猶可以逃罪彼匿者之構厦兮
操斧墨而自能使梗楠老於深林兮斧墨具
而為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命而有成感
先儒之語言兮聊頌箴而一明
責難賦

臣卑而君尊兮俾地道之承天北面贊以伏朝

兮南面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瀕有命而後
後度含厥美以息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
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獨傳蓋曰善之為猷兮
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牙稟兮覺初微而漸
頽儻一失其本原兮外物未而橫逆况宅勢於
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
甚者喪其國家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既好而祿
又豐師保阿為受教兮箴諫謹於羣工匪聖法
而不敢述兮推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
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
吾君恥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使吾君不敢慢
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理而無
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恩而劬君之力兮誰
謂吾倨盖不行則爵祿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相
堯兮斯猷著於典謨商臣慕其遺風兮引撻
市而為虞說冢宰于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
周公之告孺子兮揚文武之未圖召伯又歌

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孔孟之游於衰
世兮固守經而嚴如軍其名實之一揆兮彼
興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
極逢君欲以就利兮凡枉尋而直尺量君才
為不及兮聊順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濶兮
喜近已而循迹嗚呼君名貶雜霸兮專頌美
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沒齒而愧惕竊
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迂衡知正已而民
服兮破倍辨之刑名既柔遠而能邇兮尚惜
其學畧而功速成作在位之儆戒兮雖芻蕘
者亦聽匪吾言之能賦兮唯尚文之易明

愛人賦

前人

傲天民之秉彛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
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
故忠恕以愛人兮捨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
氏之求志兮忘遺禮而寢於大夫之簣感童
子之閔諷兮雖病疾猶扶而及席元與春務
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詒語言於一朝兮可

推而措諸彘極蓋曰德之為物兮在已而不
在他焉其形輔於鴻毛兮其力重于泰山吾
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固賴此而能然俾各
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歐而復遷孝莫大于尊
親兮不格姦于幾諫慈莫隆于燕子兮擇明
師而講善忠莫美于致君兮專責難于可願
禮莫隆于任臣兮救欽職而有間莫感于夫
婦之際兮風睢鳩而誰涵莫切于兄弟之間
兮泣閔予而訂怨莫樂于朋友之交兮競切
磋而成信其餘從吾義之可及兮亦應乎求
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總謚為
恭納寵孽于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
欲以厚斂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僚弑於私
人兮形變雅之大東恣同床之干政兮嬉姐
已以興戎小不忍于弗母兮鄭克叔而俱凶
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可容况巧言與令
色兮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
敗亦不為劫歷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慶

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方循理而此要庶
無忝于曾氏之言兮聊矢賦而彌紹

駟不及舌賦

前人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終聞耳萬里
遠矣駟行有疆聞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
手縱之吾游見險逢難不可控留一出諸口
苑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避盖古君子取
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兮

抱閔賦

前人

抱閔之無責兮聊可充吾食兮匪可食兮吾何
易兮抱閔之無愧兮聊可由吾仕兮匪可仕
兮吾何累兮抱閔之無悶兮聊可託無遜兮
匪可遜兮吾何恩兮

俱舊志

廉曰箴準礮錯而作訓賦渺衆類以為言各
有其體不容越也李君秉鐸是邑宜其言之
切至已事君各賦一歸本於修身致主言近
旨要不為大人子虛亦立教之文也

奏疏

戈英

邑人任監察御史

山東道

題為敬陳漕政十害請

勅部嚴行禁飭以肅國計以拯民生事臣惟漕儲
乙事上關 國計之盈縮下係民生之休戚
苟諸弊業生則民既受困而 國課亦虧臣
聞其害約畧有十謹一乙為我

皇上陳之一曰多收之害凡各州縣征收漕米每
淋尖踢斛或剗去斛裡或改換斛面又每量
一貳斛必另取二三斗別貯一處名曰樣米
又斛面所余下之米不得取回名曰簾墊大
約民間費米三十斛而倉收實數止得十八
斛其害一乙曰貴折賤買之害凡各州縣每
當米價騰貴時乘機追征每徵每米乙石炤
貴時價折銀乙兩數錢不苛至米不騰貴時
而乙兩數錢之折價不減乃更於米賤時仍
發銀各里或發給各米行舖戶炤賤時價每
銀乙兩買谷拾數石名曰買官谷小民炤戶
交納多寡不苛其銀併不敢分領僅足打點

糧書糧差此外更有酒食款待僱人搬送之費不可勝紀其害二一曰私折之害凡各縣征米每收至拾之六七分時度倉中米數有餘即張示不復收米名曰截斛其三四分未完之米竟行改折每石追銀乙兩數錢以折銀外民所應納之米復行私折使百姓納銀多於額米其害三一曰盤送之害凡各府縣離省城遠者必僱覓小船裝送至省始盤入糧船故舊例每米一斛征水脚銀三分近則每一斛加派至壹錢伍陸分矣然又未常僱舡隻也先期票拿各埠頭村鎮民間裝運柴糞舡隻所候運米不給分文既累民戶又累舡戶其害四一曰營官買糧之害凡各處鎮守塘汛營官近亦照糧官有買官谷之法糶銀各里甲照賤時價派與里役每銀壹兩買谷十數石不等小民攤戶派出親送入營其所領價銀止足打点催谷兵丁而已及交谷必扇晒乾淨每三石僅足交二石而收谷仍

勒使用其害五一曰比欠之害凡運官運丁至回空比欠之時其前所侵盜者悉已花費每借變產完糧名色波累無辜荒堆指為風水荒地指為腴田荒基指為大廈上戶中戶下戶各開價數百金以至數十金不等甚至有並無寸田尺地者妄開田產若干索價若干誑聳官府至各官審理則皆恐以拖欠受叅罰無不曲護軍家責令供買或諭令量幫勒限追比逐日不離官府于是軍糧未完而民糧轉欠戾其害六一曰絕軍之害凡衛所中每有一守神棍徃徃從屯冊中查取遠年絕軍無証者某姓某名遂以民間殷實富戶與絕軍同姓者強扯幫貼漕運之費有不遂其騙者即誑告道府及至審明而被告者使費用度家產已蕩盡矣其害七一曰幫貼之害凡衛所中雖軍戶甚多然有當年造船餉解者有因人丁單寡或鄉愚無知當年不造船餉解者每當造船餉解之年則衛所千戶

帶領衙役及當年運糧軍戶坐幫貼之費不啻拾數倍于正費及至回空比欠又復攀扯不已其害八一曰庇軍之害凡告狀內有閔軍戶者雖在督撫司道必批軍廳審理而軍廳止乙項是其專責往往有軍戶告民戶則必偏護軍戶至軍戶告軍戶則必偏護僉解之軍戶如前所云變通完糧之累是也誰非赤子何為彼欺官盜糧使此破家代償乎其害九乙曰緘票之害凡收銀收米皆給民印票以為後日總笑錢糧之驗此定例也近日各縣竟將完糧時所給之印票至比較日盡繳入官衙小民赤手空還毫無憑據及他日復行比較竟重徵矣一歲兩征冤苦莫伸其害十大抵漕政之弊不可勝紀以臣所聞不可殫述即此拾害小民何以堪此伏乞勅部嚴行禁飭責令各督撫將征收漕糧官員不時嚴查倘有前弊立時題參治罪庶漕弊清而民生安民生安而

國計亦無虧矣

奉

旨該部議奏

山東道 題為考滿屢經奉

旨駁正開報狗庇亟宜嚴察謹據事摘叅請

勅部議定例以儆瞻狗以肅 大典事臣見吏部

等衙門請

旨定例事乙疏奉

旨據奉范養民罪過頗多遇赦免議該督撫乃以

二等註考爾部院不加詳核遽照該督撫疏
覆考具奏未合着再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嚴重考核之至意至詳且慎誠以在外各官

冊開功過事跡與賢否去留關乎吏治民生

最為重大全賴藩臬各官開報必係至公因

而督撫保奏部院覆核皆憑此以為黜陟斷

無容以罪過多端之官濫竽優考若非情面

之徇庇即係賄賂之鑽營壞吏治而誤民生

莫此為甚臣查陝西涇陽縣知縣滕元鼎督

撫考為二等賢能及部院覆核疏內則稱元
鼎任內有屯糧未完十分革職援

赦免議乙案又練餉未完降職二級督催乙案又
未報病故舉人罰俸三個月乙案應改平常
等語又西安府推官胡啟甲督撫考為平常
留任內有兵餉未完降職二級又承查廢藩
等產不行完納罰俸三月又逾限降俸二級
又催追衙役侵銀二案均降俸二級又造報
廢藩等產冊遺限罰俸六個月應始才力不
及例降一級調用等語俱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思考滿

大典功令何等慎重乃在外藩臬各官任意開報
賢否倒置如范養民滕元鼎胡啟甲其人者
以罪過多端明明降革之官或者為二等或
例為平常以致奉

旨駁正及部院覆駁種種不一皆由開報者不公
不慎之故也近奉

上諭內外彙考如不早行申飭嚴定處分之例則

后之開報各官必滋賢否混淆之弊請

勅部速議定例嚴查考核各官如有開報徇庇凡
經奉

旨駁正及部院覆核不准者即查督撫藩臬等官
開報之職名緣由乙併嚴加議處庶賢否不
致混淆而

大典可公矣

奉

旨該部議奏

又題為恭讀嚴禁私派之

上諭請先禁提甲之大害仰祈

勅部嚴行禁飭以蘇民困事臣伏讀

上諭內有云近見額徵錢糧並無苦累小民之處
皆因該管官私派及額外科索以致民人苦
累至極等語欽此仰見我

皇上洞燭萬里軫念民艱之至意臣查徵收錢糧

舊例凡各州縣所轄里數無論多少總之一
里共有十甲每年催徵錢糧一甲必以一甲

督之名曰見年里長一歲一換輪流當差凡歷十年週而復始有司苟無橫征私派之弊則此一里長効一年奔走督催之後不為累也臣聞在外有司多方私派日甚一日每當新里長應役之初例必送縣官公堂禮及錦屏賀帳杯盤綾緞袍帽頂帶諸禮物又衙內動用竹木銅鐵磁錫布帛各器具又外衙公座帷墊轎傘執事諸物件又內衙相公管家外班書吏差役各有陋規名曰舖堂禮各項供應總計其費不下數百餘金又此一年內供應上司修理衙舍攢造冊籍取用器物凡一切額外雜費繁不可紀無不派之里長里長復派之各甲各甲未能依期完納里長于是始苦累不堪然猶以九年之餘積供此一年之費尚得免強支吾者也不意近年江西一省則大可駭者忽行一提甲之法而其害則不可勝言矣如康熙元年督催錢糧例應以一甲見年里長而有司則合計此一年里

長應役應費銀若干兩於是巧立名色或曰補庫或曰造冊或曰公費竟行追銀每糧一石派銀二三兩不等追比敲朴勤限完銀急如風火不敢少緩于是遂免一甲之見年里長而提次年二甲為見年里長若前所云公堂各項禮物及一年額外雜費仍復派征矣計每縣有糧一萬石者除正賦外每提一甲即多徵銀一二萬兩夫小民正供尚慮難完今乃將額派橫加征收誠如

上諭所云額外科索以至民人苦累至極者焚焚小民勢不至賣男鬻女逃亡徙者未之有也夫此提甲之法江西各府惟廣信府屬行之最甚有連提數甲而不止者建昌次之南昌饒瑞等府又次之竊思私派奉旨嚴禁而此提甲之法奉何

俞旨遵何部文乃貪婪有司公然肆害若此其目中尚知有國法哉伏乞

皇上勅部嚴行禁飭該督撫司道等官嚴查禁止

更刊刻告示頒諭各府縣令取紳紛里民結
狀如有仍前私行提甲者從重治罪庶民命
可甦而大害可除所關於

國計民生匪殘鮮矣

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巡視西城廣西道監察御史戈

題為選官亟宜察驗寄憑必不可行請復舊

章以垂永久事臣查銓部舊制凡候選者皆

赴部投供擇人授官缺出即補亦甚便也至

寄憑之法前亦行之因其不便曾經改正近

乃復行寄憑臣思其弊匪一請詳言之有緣

事及已故而仍選者有丁憂改選懸缺一二

年有人南缺北寄憑赴任往返萬余里者有

在籍物故地方官失于詳報致叅罰受累者

補業經報部憑已先發咨回另選者種種遲

悞難以枚舉近如梁應斗病故多年仍選州

判見今改補寄憑流弊豈不昭然且在籍候

選其人之衰老病廢部臣何由得知及曠職
悞事始行參黜其貽害已多與其參黜於后
何如慎簡於先况在京候選者見奉有投供
點卯之日爾部詳察果有老病著引見之
旨掄才器使莫善于此臣以為在外候選各官亦
宜倣行此法請查復舊章停止寄憑槩令赴
部投供點卯仍
勅部臣詳閱斥汰衰庸庶得人而事理可垂久無
弊矣伏乞

勅部臣議覆施行奉

旨據奏選官寄憑多有事故稽遲懸缺貽悞地方
且在籍候選其人之衰老病廢部臣何由得
知等語說得是以后大選各官應令人文到
部簽補其補授時或酌量人缺截取候選或
投供點卯選授務令地方無久懸之缺選人
無久候之苦著吏部確議具奏

廉曰條奏各疏俱闕國計民生軍需吏治洋
洋纜纒經世鴻文提甲一疏西江之民頌祝

於今不衰載讀集內各詩出入風雅直臻何
盛公正色立朝為詩浚爾秀麗宋廣平銑石
心腸梅花賦又嫵媚清新其公之謂欵惜其
非味獻事汝未刻入云

卷七終



於今不言表載讀集內各詩出入風雅直臻句
 盛公正色立朝為詩浚爾秀麗宋廣平鉄石
 心腸梅花賦又嫵媚清新其公之謂款惜其
 非味獻事汝未刻入云

卷七終

